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㒶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上　宋　袁樞　撰

錢氏據吳越董昌僭逆附

唐僖宗乾符五年　王郢之亂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鎮將是歲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宇鹽官徐及新城杜稜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各為之都將號杭州八都昌為之長其後宇卒錢塘人成及代

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以功為石鏡都知兵馬使乾符二年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論訴不獲遂劫庫兵作亂

六年冬十月　黄巢之抵潭州也荆南節度使王鐸留其將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鐸既去劉漢宏大掠江陵帥其衆北歸為羣盜漢宏兖州人也事見黄巢之亂

廣明元年夏五月劉漢宏之黨浸盛侵掠宋兖甲子徵東方諸道兵討之六月劉漢宏南掠申州　秋七月

辛酉劉漢宏請降戊辰以為宿州刺史　冬十一月

宿州刺史劉漢宏怨朝廷賞薄甲寅以漢宏為浙東觀

察使

中和元年秋九月淮南節度使高駢召石鏡將董昌至

廣陵欲與之俱擊黄巢昌將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

賊心不若以扞禦鄉里為辭而去之昌從之駢聽昌還

會杭州刺史路審中將之官行至嘉興昌自石鏡引兵

入據杭州審中懼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

將吏請于鎮海節度使周寶寶不能制表為杭州刺史

二年秋八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軍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壬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皆走　冬十月劉漢宏又遣登高將王鎮將兵七萬屯西陵錢鏐復夜濟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計得漢宏補諸將官偽敕二百餘通鎮奔諸暨

三年劉漢宏分兵屯黄嶺巖下貞女三鎮錢鏐將八都兵自富春擊之破黄嶺擒巖下鎮將史弁貞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諸曁鏐又擊破之漢宏走　冬十月劉漢宏將十餘萬衆出西陵將擊董昌戊午錢鏐濟江逆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鱠刀而遁已未漢宏收餘衆四萬復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

四年春三月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黄碣降于錢鏐劉漢宏遣其將婁賚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瓌召鏐兵共

攻婺州擒賚而還碣閩人也

光啓二年冬十月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曰然不取終為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趨平水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埭浙東將鮑君福帥衆降之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犇台州　十二月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之昌徙鎮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杭州事

三年春正月辛巳以董昌為浙東觀察使錢鏐為杭州刺史　三月鎮海節度使周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稟給倍於鎮海軍鎮海軍皆怨而後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于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苦其役寶與僚屬宴後樓有言鎮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支催勘使薛朗以其言告所善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戢士卒浩曰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攻府舍而焚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

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帥家人步走出青陽門遂犇常州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為留後　初周寶聞淮南六合鎮遏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州　夏四月甲辰朔約逐蘇州刺史張雄帥其衆逃入海　五月錢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　六月杜稜等敗薛朗將李君暀于陽羨　冬十月杜稜等拔常州丁從實犇海陵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櫜鞬具部

將禮郊迎之　十二月乙未周寶卒於杭州　錢鏐以杜稜為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申克之劉浩走擒薛朗以歸

文德元年春正月丙寅錢鏐斬薛朗剖其心以祭周寶以阮結為潤州制置使　秋九月錢鏐遣其從弟銶將兵攻徐約于蘇州

昭宗龍紀元年春三月丙申錢銶拔蘇州徐約亡入海而死錢鏐以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　夏五月潤

州刺史阮結卒錢鏐以成及代之錢鏐與揚行密爭蘇潤事見揚行密據淮南

景福元年夏四月乙酉置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鏐為防禦使

二年閏五月以武勝軍防禦使錢鏐為蘇杭觀察使

秋七月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　九月丁卯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

乾寧元年夏五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義勝節度使董昌為政苛虐於常賦之外加

歛數倍以充貢獻及中外饋遺每旬發一綱金萬兩銀五千鋌越綾萬五千匹它物稱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風水違程則皆死貢奉爲天下最由是朝廷以爲忠寵命相繼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隴西郡王昌建生祠於越州制度悉如禹廟命民間禱賽者無得之禹廟皆之生祠昌求爲越王朝廷未之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我累年貢獻無筭而惜一越王耶有謟之者曰王爲越王曷若爲越帝於是民間訛言時世將變競相帥

填門喧譟請昌為帝昌大喜遣人謝之曰天時未至時至我自為之其僚佐吳瑤都虞候李暢之等皆勸成之吏民獻謠讖符瑞者不可勝紀其始賞之以錢數百緡既而獻者日多稍減至五百三百而已昌曰讖云兎子上金牀此謂我也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

二年春正月董昌將稱帝集將佐議之節度副使黄碣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齊桓晉文皆翼戴周室以成

霸業大王興於畎畒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爲滅族之計乎碣寧死爲忠臣不生爲叛逆昌怒以爲惑衆斬之投其首於厠中罵之曰奴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併殺其家八十口同坎瘞之又問會稽令吳鐐對曰大王不爲真諸侯以傳子孫乃欲假天子以取滅亡耶昌亦族誅之又謂山陰令張遜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俟吾爲帝命汝知御史臺遜曰大王起石鏡鎮建節浙東榮貴近二十年

何若效李錡劉闢之所為乎浙東僻處海隅巡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徒守孤城為天下笑耳昌又殺之謂人曰無此三人者則人莫我違矣二月辛卯昌被衮冕登子城門樓即皇帝位悉陳瑞物于庭以示衆先是咸通末吴越間訛言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聲云羅平天册見者有殃民間多畫像以祀之及昌將僭號曰此吾鸑鷟也乃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署城樓曰天册之樓羣下謂已曰聖人以前杭州刺史李邈

前婺州刺史蔣瓌兩浙鹽鐵副使杜郢前屯田郎中李瑜為相又以吴瑶等皆為翰林學士李暢之等皆為大將軍昌移書錢鏐告以權即羅平國位以鏐為兩浙都指揮使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耶及今悛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至迎恩門見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將相奈何捨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過耳若天子命將出師縱大王不自

惜鄉里士民何罪隨大王滅族乎昌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且請待罪天子鏐引兵還以狀聞　夏四月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今日所為類得心疾詔釋其罪縱歸田里　錢鏐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　楊行密遣使詣錢鏐言董昌已改過宜釋之亦遣使詣昌使趣朝貢　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　六月庚寅以錢鏐為浙東招討使鏐復發兵擊董昌　秋九月董

昌求救於楊行密行密遣泗州防禦使臺濛攻蘇州以救之且表昌引咎願修職貢請復官爵又遺錢鏐書稱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諫執送同惡不當復伐之　冬十月楊行密遣寧國節度使田頵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救嘉興破烏墩光福二寨淮南將柯厚破蘇州水寨全武餘姚人也　十二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兼侍中

三年春正月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都知兵馬使許再思守西陵仁義不能渡昌遣其將湯臼守石城袁邠守餘姚　二月戊辰顧全武許再思敗湯臼於石城上用楊行密之請赦董昌復其官爵錢鏐不從　三月己酉顧全武等攻餘姚明州刺史黄晟遣兵助之董昌遣其將徐章救餘姚全武擊擒之　夏四月淮南兵與鎮海兵戰于皇天蕩鎮海兵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

董昌使人覘錢鏐兵有言其彊盛者輙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戊寅袁邠以餘姚降於鏐顧全武許再思進兵至越州城下五月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全武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復稱節度使　癸未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州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錢鏐聞蘇州陷急召顧全武使趨西陵備行密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垂克而棄之請先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甲午夜顧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猶據

牙城拒之戊戌鏐遣昌故將駱團紿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已亥全武遣武勇都監使吳璋以舟載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斬之并其家三百餘人宰相李邈蔣瓌以下百餘人昌在圍城中貪吝益甚日索民間錢帛減戰士糧及城破庫有金帛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錢鏐傳昌首於京師散金帛以賞將士開倉以賑貧乏　八月加錢鏐兼中書令　甲寅以門下侍郎王溥充威勝節度使　冬十

月錢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以鏐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復以王溥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鏐為鎮海威勝兩軍節度使丙子更名威勝曰鎮東軍　十一月淮南將安仁義攻婺州

四年春正月錢鏐使行軍司馬杜稜救婺州安仁義移兵攻睦州不克而還　夏四月辛亥錢鏐遣顧全武等將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己未至城下擊淮南兵大破之　癸亥兩浙將顧全武等破淮南十八營虜淮南

將士魏約等三千人淮南將田頵屯驛亭埭兩浙兵乘勝逐之甲戌頵自湖州犇還兩浙兵追敗之頵衆死者千餘人　六月己酉錢鏐如越州受鎮東節鉞

秋七月庚戌錢鏐還杭州遣顧全武取蘇州乙未拔松江戊戌拔無錫辛丑拔常熟華亭　九月湖州刺史李彦徽欲以州附於楊行密其衆不從彦徽犇廣陵都指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

光化元年春正月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從之

三月淮南將周本救蘇州兩浙將顧全武擊破之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人拔崑山而戍之秋九月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皆盡甲申淮南所署蘇州刺史臺濛棄城走援兵亦遁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于望亭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使弱者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為之却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嘗為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予益兵攻城

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乃降錢鏐設千人饌以待之乃出羸兵不滿百人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久為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鏐善其言顧全武亦勸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冬閏十月錢鏐以其將曹圭為蘇州制置使遣王球攻婺州 十一月衢州刺史陳岌請降于楊行密錢鏐使顧全武討之 十二月楊行密遣成及等歸兩浙以易魏約等錢鏐許之

二年春三月婺州刺史王壇為兩浙所圍求救於宣歙觀察使田頵夏四月頵遣行營都指揮使康儒等救之　五月庚戌康儒等敗兩浙兵於龍丘擒其將王球遂取婺州

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錢鏐使其從弟銶拒之　秋八月宣州將康儒食盡自清溪遁歸

天復元年夏五月巳酉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　秋八月或告楊行密云錢鏐為盜所殺行密遣

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　李神福與顧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杭俘使出入卧內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尚彊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為殿使行營都將呂師造伏兵青山下全武素輕神福引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神福進攻臨安兩浙將秦昶帥衆三千降之　十二月李神福知錢鏐

定不死而臨安堅久攻不拔欲歸恐為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壠禁樵采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為虛寨鏐以為淮南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

二年夏四月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裴錢鏐大喜遣還　五月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鏐進爵越王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歸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為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它

日必為深患請以土人代之不從鏐如衣錦軍命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帥衆治溝洫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丙戌鏐臨饗諸將綰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丁亥命綰將所部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合進逼牙城鏐子傳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綰綰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及建鏐旗鼓與綰戰鏐微

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城而入直更卒憑鼓而寐鏐親斬之城中始知鏐至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綰聚木將焚北門建徽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彦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綰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謂僚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為固矣掌書記餘杭羅隱曰樓不若皆内向至是人以隱言為驗　九月或勸錢鏐渡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徽按劔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

此豈可復東渡乎鏐恐徐綰等據越州遣大將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廣陵鏐曰何故對曰聞綰等謀召田頵田頵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為質鏐命其子傳瓘微服為全武僕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愛傳瓘清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半賂閽者逃去綰等果召田頵頵引

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鏐曰請大王東如越州空府廨以相待無為殺士卒鏐報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為節帥乃助賊為逆戰則亟戰又何大言顥築壘絕往來之道鏐患之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章將卒三百出城奮擊遂奪其地鏐即以為衢州刺史顧全武至廣陵說楊行密曰使田頵得志必為王患王召頵還錢王請以其子傳璙為質且求昏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璙　冬十一月田頵急攻杭州仍具舟將自

西陵渡江錢鏐遣其將戚造朱郁拒破之　十二月楊行密使人召田頵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庚辰頵將還徼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鏐子為質將妻以女鏐謂諸子孰能為田氏壻者莫對鏐欲遣幼子傳球傳球不可鏐怒將殺之次子傳瓘請行吳夫人泣曰奈何寘兒虎口傳瓘曰紓國家之難安敢愛身再拜而出鏐泣送之傳瓘從數人縋北門而下頵與徐綰許再思同歸宣州鏐奪傳球內牙兵印越州客軍指揮使

張洪以徐綰之黨自疑帥步兵三百犇衢州刺史陳璋納之温州將丁章逐刺史朱敖敖犇福州章據温州田頵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陳璋聽其往還錢鏐由是恨璋三年秋七月睦州刺史陳詢叛錢鏐舉兵攻蘭溪鏐遣指揮使方永珍擊之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與詢連姻鏐疑之建徽不言會詢親吏來犇得建徽與詢書皆勸戒之辭鏐乃悅建徽從兄建思譖建徽私蓄兵仗謀作亂鏐使人索之建徽方食使者直入卧内建徽不顧鏐

以是益親重之　冬十月田頵叛楊行密行密求兵於錢鏐鏐遣方永珍屯潤州從弟鎰屯宣州又遣指揮使楊習攻睦州田頵之叛事見楊行密據淮南　十一月田頵敗錢傳瓘歸杭州

天祐元年春三月楊行密遣錢傳璙及其婦并顧全武歸錢塘　夏四月鎮海鎮東節度使越王錢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朱全忠為之言於執政乃更封吳王　冬十一月錢鏐潛遣衢州羅城使葉讓殺刺史陳

璋事泄十二月璋斬讓而叛降于楊行密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正月兩浙兵圍陳詢于睦州楊行密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去左右及裨將韓球奔告之雅安卧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錢鏐遣其從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為雅所敗虜鎰及球以歸 夏四月淮南將陶雅會衢睦兵攻婺州錢鏐遣其弟鏢將兵救之 秋八月錢鏐遣方永稽救婺州 九月淮南將陶雅陳

璋拔婺州執刺史沈夏以歸楊行密以雅為江南都招討使歙婺衢睦觀察使以璋為衢婺副招討使璋攻暨陽兩浙將方習敗之習進攻婺州十二月陳詢不能守睦州犇于廣陵淮南招討使陶雅入據其城

三年春正月陶雅引兵還歙州錢鏐復取睦州　庚辰錢鏐如睦州　陳璋聞陶雅歸歙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將方永珍等取婺州進攻衢州　秋八月兩浙圍衢州衢州刺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

傒周本將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衆歸于本兩浙兵敗衢州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也請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至矣何爲復戰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爲之殿浙人躡之本中道設伏大破之　冬十二月乙酉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景仁詔以景仁領寧國節度使是歲吳楊渥怒宣州觀察使王茂章以兵襲之茂章奔兩浙更名景仁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

鏐遣其子傳璙傳瓘討盧佶於温州　夏四月盧佶聞錢傳璙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青澳錢傳瓘曰佶之精兵盡在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間道襲温州戊午温州潰擒佶斬之吳王鏐以都監使吳璋為温州制置使命傳璙等移兵討盧約於處州　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

之　五月己卯以吳王錢鏐為吳越王　盧約以處州降吳越　秋八月辛亥以吳越王鏐兼淮南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二年秋八月吳越王鏐遣寧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請大梁陳取淮南之策　淮南遣周本呂師造擊吳越九月圍蘇州吳越將張仁保攻常州之東洲拔之淮南陳璋師柴再用等復取東洲

三年夏四月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

孫琰置輪于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瞰至則張綱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内指揮使錢鏢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遊弈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吳越王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

報而返鏐以諸孫畜之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卒獲其用仁章睦州人也辛亥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周本夜遁又追敗之丁皇天蕩鍾泰章將精兵二百為殿多樹旗幟於菰蔣中追兵不敢進而還　冬十月湖州刺史高澧叛附淮南舉兵焚義和臨平鎮吳越王鏐命指揮使錢鏢討之

四年春二月高澧求救於吳吳常州刺史李簡等將兵

應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城不内澧師麾下五千

人犇吳三月癸巳吳越王鏐廵湖州以錢鏢爲刺史

秋八月吳越王鏐築捍海石塘廣杭州城大修臺舘

由是錢塘富庶盛於東南

乾化元年湖州刺史錢鏢酗酒殺人恐吳越王鏐罪之

冬十月辛亥朔殺都監潘長推官鍾安德犇于吳

二年秋七月甲寅加吳越王鏐尚父

均王乾化三年春三月吳行營招討使李濤帥衆二萬

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吳越王鏐以其子湖州刺史
傳瓘為北面應援都指揮使以救之睦州刺史傳璙為
招討收復都指揮使將水軍攻吳東洲以分其兵勢
夏四月千秋嶺道險狹錢傳瓘使人伐木以斷吳軍之
後而擊之吳軍大敗虜李濤及士卒三千餘人以歸
五月吳遣宣州副指揮使花虔將兵會廣德鎮遏使
渦信屯廣德將復寇衣錦軍吳越錢傳瓘就攻之
六月吳越錢傳瓘拔廣德虜花虔渦信以歸　九月

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傳璙及大同節度使傳瑛攻吳常州營於潘葑徐温曰浙人輕而怯帥諸將倍道赴之至無錫黑雲都將陳祐言於温曰彼謂我遠來罷倦未能戰請以所部乗其無備擊之乃自它道出敵後温以大軍當其前夾攻之吳越大敗斬獲甚衆

貞明二年夏五月吳越王鏐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汀虔郴潭岳荆南道入貢　秋七月上嘉吳越王鏐貢獻之勤壬戌加鏐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

之入貢利于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執麻以泣坐貶蓬萊尉

三年冬十月己亥加吳越王鏐天下兵馬元帥

四年春三月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

五年春三月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南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吳遣舒州刺史彭彦章及裨將陳汾拒之　四月錢傳瓘與彭彦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

于浪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布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艦四百艘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禀其妻子終身　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

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吳都招討使徐温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其後壬申戰于無錫會温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鎮海節度判官陳彦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温者擐甲胄號令軍事温得少息俄頃疾稍間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傳瓘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陳璋敗吳越于香灣温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彦章獲之

紹勇而多謀温復使之典兵初錦衣之役吴馬軍指揮曹筠叛犇吴越徐温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妻子為念及是役筠復犇吴温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内愧而卒知誥請師步卒二千易吴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温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為吴越所恃者舟檝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亾之時也宜盡步

騎之勢一舉滅之温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
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
懼之戢兵以懐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
不樂哉多殺何為遂引還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
勝故將士心附之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為之請
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
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
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卧内有所記則書盤中比

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啟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啟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　秋八月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并歸無錫之俘於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吳王及徐溫屢遺吳越王鏐書勸鏐自王其國鏐不從

龍德元年春三月吳人歸吳越王鏐從弟龍武統軍鎰

于錢塘鏐亦歸吳將李濤于廣陵徐温以濤為右雄武統軍鏐以鎰為鎮海節度副使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二月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鏐為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謂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表疏首稱吳越國而不言軍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傳瓘為鎮海鎮東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

冬十二月吳越王鏐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為左丞相

二年冬十月吳越王鏐復修本朝職貢壬午帝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冊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用竹冊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曲從鏐意

三年秋八月丁亥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紅袍御衣　閏十二月吳越王鏐遣使者

沈瑫致書以受王冊封吳越國王告於吳吳人以其國名與已同不受書遣瑫還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越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留後傳瓘監國吳徐温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温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彊出見之温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鏐尋還錢塘　是歲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寳正

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

三年秋八月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瓘為嗣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傳瓘兄傳璹傳璙傳璟皆推傳瓘乃奏請以兩鎮授傳瓘閏月丁未詔以傳瓘為鎮海鎮東節度使

四年　吳越王鏐居其國好自大朝廷使者曲意奉之則贈遺豐厚不然則禮遇踈薄嘗遺安重誨書辭禮頗倨帝遣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昭遇與玫有

隙使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為殿下及私以
國事告鏐安重誨奏賜昭遇死癸巳制鏐以太師致仕
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
治之鏐令子傳瓘等上表頌冤皆不省
長興元年冬十月錢鏐因朝廷冊閩王使者裴羽還附
表引咎其子傳瓘及將佐屢為鏐上表自訴癸卯敕聽
兩浙綱吏自便
二年春三月乙酉復以錢鏐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

吳越國王遣監門上将軍張錢往諭旨以鄒日致仕安重誨矯制也

三年春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愚懦誰可為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庚戌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内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

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傳者皆更為元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內牙指揮使富

陽劉仁杞及陸仁章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為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主汝當禀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秋七月己丑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元瓘守中書令

四年秋七月丁亥賜錢元瓘爵吳王元瓘于兄弟甚厚其兄中吳建武節度使元璙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璙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甲午以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元瓘為吳越王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二月吳越王元瓘之弟順化節

度使同平章事元珦獲罪於元瓘廢為庶人初吳越王鏐少子元球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元瓘立元球為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橫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諷元球請輸兵仗出判溫州元球不從銅官廟吏告元球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江山又為蠟丸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珦謀議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球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球有刃墜於懷袖即格殺之并殺元

珦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珦元球交通者從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今宜效之元瓘從之　夏四月吳越王元瓘復建國如同光故事丙申赦境內立其子弘僔為世子以曹仲達沈崧皮光業為丞相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

十一月戊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

四年秋八月己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冬十月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軍節度使綽之女也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伎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為之請於鏐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弘僔弘倧許氏生弘佐吳氏生弘俶衆妾生弘偡弘億弘儀弘偓弘仰弘信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五年夏四月甲子吳越孝獻世子弘僔卒　冬十月丁酉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

六年秋七月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　八月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内都監使章徳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弘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徳安曰弘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為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徳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初内牙指揮使戴惲為元瓘所親任悉以軍事委之瓘養子弘侑乳母惲妻之親也或告惲謀立弘侑徳安秘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壬

子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侑為庶人復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鎮東節度副大使弘佐為節度使時年十四九月庚申弘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達攝政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諭之皆釋仗而拜弘佐温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寛吾民乃命復其境内稅三年

齊王開運二年冬十一月乙卯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內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闞璠昭達建徽之孫也與璠皆好貨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悅為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既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愎國人惡之者衆王亦惡之昭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

各為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為明州刺史進思為湖州刺史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為璠乃受命既而復以它故留進思内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璠昭達既誅奪仁俊官幽于東府於是昭悅治闞杜之黨凡權位與已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為戇故獨存之昭悅收仁俊

故吏愼温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温其堅守不屈
弘佐嘉之擢為國官温其衢州人也　十二月加弘
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吴越内都監程昭悦多聚賓客
畜兵器二月吴越王弘佐斬之釋錢仁俊之囚　夏
六月忠獻王弘佐卒遺令以弘倧為鎮東節度使丙寅
弘倧襲位　秋七月吴越王弘倧以其弟弘俶同參
相府事　八月制以錢弘倧為鎮海鎮東節度使兼

中書令吳越王　十一月吳越王弘倧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弘倧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耶　吳越王弘倧性剛嚴憤忠獻王弘佐時容養諸將政非己出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内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倧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弘倧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弘倧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

曰不過三百斤弘倧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倧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弘倧為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孺贇歸福州及孺贇叛弘倧責之進思愈不自安弘倧與内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又謀於内都監使水丘昭劵昭劵以為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倧猶豫未决承訓恐事泄反以謀告進思

十二月庚戌晦弘倧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已

與其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倧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弘倧猝愕不暇發言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俶進思因帥諸將迎弘俶于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于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褰簾德昭乃拜進思稱弘倧之命承制授弘俶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

思許之弘俶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券及進侍鹿光鉉光鉉弘倧之舅也進思之妻曰它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奈何害之

乾祐元年春正月壬戌吳越王弘俶遷故王弘倧於錦衣軍私第遣匡武都頭薛温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二月吳越内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吳越王弘俶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弘

倧以絶後患弘倣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温害之
温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
黨方安等二人踰垣而入弘倧闔户拒之大呼求救温
聞之率衆而入斃安等于庭中入告弘倣弘倣大驚曰
全吾兄汝之力也弘倣畏忌進思曲意下之進思亦内
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弘倧由是獲全八月乙未以錢弘
倣為吳越國王

隱帝乾祐二年夏五月吳越内牙都指揮使鈄滔胡進

思之黨也或告其謀叛辭連丞相弘億吳越王弘俶不欲窮治貶滔于處州　秋七月吳越王弘俶以丞相弘億判明州　冬十月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

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仍自掌其事弘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三年冬十月丁未以吳越王弘俶爲諸道兵馬元帥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夏四月吳越王弘俶徙廢王弘倧

居東府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

顯德元年秋七月丁丑加吳越王錢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

世宗顯德二年十二月吳越王弘俶遣元帥府判官陳彥禧入貢帝以詔諭弘俶使出兵擊唐

三年春二月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會唐主有詔撫安江陰吏民滿

告程云周詔書已至程為之言於弘俶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并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為時不可失弘俶卒從程議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程謂將士曰元丞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弘俶匿德昭於府中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　癸巳吳越王弘俶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

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犇吳越

王氏據閩中

唐僖宗中和元年秋八月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自稱將軍有衆萬餘人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使典資糧閱士卒信用之

四年　初黄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為團練副使泉州刺史左廂都虞候李連有罪亡入溪洞合衆攻福州巖擊敗之鎰畏巖之逼表巖自代壬寅以巖為福建觀察使巖為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光啟元年春正月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為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

臨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　秋八月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惟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已及氣質

魁岸皆殺之劉行全亦死衆皆自危曰行全親也且軍鋒之冠猶不免況吾屬乎行至南安王潮説其前鋒將曰吾屬違墳墓捐妻子羇旅外鄉為羣盜豈所欲哉乃為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子孑者受誅且盡子鬚眉若神騎射絶倫又為前鋒吾竊為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為之謀伏壯士數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潮推前鋒將為主前鋒將曰

吾屬今日不為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為主誰敢先之相推讓數四卒奉潮為將軍緒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為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

二年秋八月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潮聞福建觀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為泉州刺

史潮沈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懷離叛均賦繕兵吏民

悅服幽王緒於别館緒慙自殺

昭宗大順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名泉

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

暉諷將士推已為留後發兵拒潮

景福元年范暉驕侈失衆心王潮以從弟彦復為都統

弟審知為都監將兵攻福州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

及濵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

二年王彦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暉求救於威勝節度董昌昌與陳巖昏姻發温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彦復審知以城堅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舉潮不許請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彦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監軍棄城走援兵亦還庚子彦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抵沿海都為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

子延晦厚撫其家汀建二州降嶺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潰　冬十月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為福建觀察使

乾寧三年秋九月庚辰升福州為威武軍以觀察使王潮為節度使

四年冬十二月　威武節度使王潮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

以讓其兄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

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以王審知充威武留後　冬十月癸卯以威武留後王審知為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以王審知兼侍中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王審知為閩王

均王貞明六年　初閩王審知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

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為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求為泉州節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第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夏五月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事　冬十二月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汀州民陳本聚衆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閩人破陳本斬之　三月辛酉以威武節度副使王延翰為威武節度使　夏五月甲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　冬十月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驕淫殘暴已丑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内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　閩王延翰蔑棄兄弟襲位纔踰月出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

隙父審知養子延禀為建州刺史延翰與書使之采擇延禀復書不遜亦有隙十二月延禀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禀順流先至福州指揮使陳陶帥衆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禀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禀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弑先王告諭吏民斬于紫宸門外是日延鈞至城南延禀開門納之推延鈞為威武留後

二年春正月戊辰王延稟還建州王延鈞送之將别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遜謝甚恭而色變　夏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為本道節度使守中書令琅邪王

三年秋七月戊辰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為閩王

冬十二月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

四年冬十二月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為建州刺

史

長興二年夏四月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癸卯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衆潰左右以斛舁延稟而走甲辰追擒之

延鈞見之曰果傾老兄再下延禀慙不能對延鈞囚于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犇吳越仁達延鈞從子也　五月閩王延鈞斬王延禀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彦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撫慰吏民　六月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彦林興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宫極土木之盛以守元為宫主　冬十二月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為天子

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

三年春三月甲辰閩王延鈞復位　夏六月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為我問寶皇既為六十年天子後當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為大羅仙主徐彦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為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為尚書令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絶

四年春正月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宫遂詣寳皇宫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為右僕射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為樞密使唐冊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閩主以傑為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隣由是境内差安

夏四月閩主璘立子繼鵬為福王

充寶皇宮使　五月閩地震閩主璘避位修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機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庳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秋七月戊子閩主璘復位初福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璘以為國計使親任之至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搒棰者胸背分受仍以銅器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光怨怒帥其衆且萬人叛奔吳　九月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

閩主抑挫諸宗室及子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　閩俗好鬼神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吳昴昴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昴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昴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

大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鼂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　十一月閩主尊魯夫人黄氏為皇太后　十二月閩主改福州為長樂府親從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惡之嘗私謂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也至是誣以叛族誅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將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啟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

市人爭持尾礫擊之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

部送者閩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踴躍齎食

之閩主亟遣救之不及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疎濶更為

之形如木匱攢以鐵鋌内向動輙觸之車成文傑首自

入焉并誅處鎬蔣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吴

太祖之壻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

復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吴越兵將至引兵歸閩

人追擊敗之士卒死亡甚衆歸罪於都虞候張重進斬

之知誥賜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於閩

二年春正月閩主立淑妃陳氏為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　夏六月閩福王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鷰繼鵬請之於陳后后白閩主而賜之　初閩主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卧内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倣於閩主后

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倣以閩主為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梃擊李可殷殺之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間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亂兵刺之而出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見竟為絕之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

日即皇帝位更名昶謚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鷰為賢妃初閩惠宗娶漢主女清遠公主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宫禁可如是乎漢主聞而賢之以為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殺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衛李倣專制

朝政陰養死士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之不疑十一月壬子倣入朝延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内殿執斬之梟首朝門倣部兵千餘持白梃攻應天門不克焚啓聖門奪倣首犇吳越詔暴倣弑君及殺繼鞱等罪告諭中外以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衛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為内宣徽使參政事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擢為福王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

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鸞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柰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從由是疎之未幾復上書言事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

以壽終　十二月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托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三月閩主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為皇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二年夏四月閩主作紫微宫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宫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匿　夏六月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峯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

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吏部侍郎判三司俣官蔡守蒙曰聞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浮言無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為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寡為差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專務聚斂無有盈厭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冬十月閩主命其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

表告嗣位于晉且請置邸于都下
三年冬十一月丙午以閩主昶為閩國王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為冊禮使賜昶赭袍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為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既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閩諫議大夫黄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為民
四年春二月盧損至福州閩主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

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隨損入貢閩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會當相見上國耳　閩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為變閩主不復詰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幷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

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
寶皇命決之　閩判六軍諸衛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
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繼裕以弟繼鏞判六軍去諸
衛字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
徙居長春宮　初閩惠宗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
都及康宗立更募壯士二千人為腹心號宸衛都祿賜
皆厚於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隸漳泉
二州二都益怒閩主為長夜之飲彊羣臣酒醉則令左

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忌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義陽為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尋復召還幽於私第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郯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羲於瓦礫中呼萬歲復名

外營兵共攻閩主獨宸衛都拒戰閩主乃與李后如宸
衛都比明亂兵焚宸衛都宸衛都戰敗餘衆千餘人奉
閩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義使兄子
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閩主素善射引
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
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得有臣節新君叔
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踈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
還至陁莊飲以酒醉而縊之并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

死宸衛餘衆犇吳越延羲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改元永隆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衛弒閩主赴於鄰國謚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於晉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元在宫中易服將逃匿兵入殺之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而斬之閩主曦既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冬十月庚戌

閩主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康宗遺執政書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子詔却其貢物及福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恩獄　十二月閩主作新宮徙居之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元弼曰王昶蠻夷

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褢罪帝憐之辛未詔釋元弼等　閩主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業翹監建州軍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二人爭捃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訶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犇南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翹漢崇犇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逵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越壬戌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逵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　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逵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棹都

頭建安陳誨殺師達其衆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夏四月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於城之西北延政懼復遣使乞師於閩王閩王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為行營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責吳越遣輕兵絶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軍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

斬以萬計癸未仁詮等夜遁　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閩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　閩主曦因商人奉表自理十一月甲申以曦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

六年春正月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曦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為鎮安軍以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

鎮安曰鎮武而稱之
夏四月閩主曦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
夏六月閩王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名繼業還賜死於郊外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為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沂豐為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通謀沂豐方侍宴即收下獄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涉之從弟也時年八十餘國人哀

之自是宗族勲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黄峻
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漳州司户曦淫
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國計使南安陳匡範匡範請日
進萬金曦悦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筭商賈數倍曦
宴羣臣舉酒屬匡範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
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筭不能足日進貸諸省
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
匡範貸帖聞曦大怒斵棺斷其尸棄水中以連江人黄

紹頗代為國計使紹頗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即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户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秋七月閩王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鎮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閩主曦惡泉州刺史王繼嚴得

衆旣罷歸酖殺之　九月閩主曦以其子琅邪王亞澄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　冬十月閩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稱兵馬元帥閩同平章事李敏卒

七年春正月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嗜酒剛愎曦罷而憚之　三月閩主曦立長樂王亞澄為閩王　夏六月閩富沙王延政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宮

使黄敬忠屯尤口欲乘虚襲建州國計使黄紹頗將步卒八千為二軍聲援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克而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黄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黄紹頗皆遁歸　八月閩主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

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彊之繼柔私减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　閩主曦以同平章事候官余廷英為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宫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悦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别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為相　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

於曦十二月以仁遇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為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它日入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别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

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齊王天福八年春二月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為鏞州延平鎮為鐔州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為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為兵部尚書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録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

倍征國人謂之楊剥皮　三月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立為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入其西郛既而敗歸　夏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為兵覊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曾不憂

金陵錢塘承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初閩主曦侍康宗宴會新羅獻寶劒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凛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劒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

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陳曦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絶　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閲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曦怒甚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耶元弼曰臣以陛下為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春正月唐主遣使遺閩主曦及殷王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延政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絶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弒康宗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

有宅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殺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柰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乙酉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弑曦於馬上台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啟閩國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葬閩主曦

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犇建州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以反曦之政殷主延政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黄紹頗為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稹舉郡降之　夏四月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將伐之會天暑疾疫而止　秋八月朱

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於晉

癸丑以文進為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　冬十月殷

主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盧進

以兵二千屯長溪泉州散員指揮使姚林留從效謂同

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

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

克福州吾屬死有餘愧衆以為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

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紿之曰富沙王

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黄紹頗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勲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紿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吾倍道逆嗣君於建州爾輩尚守此何為乎以紹頗首示之衆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勲為侍中泉州刺

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為都指揮使漳州將程謨聞之亦殺刺史程文緯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勲繼成皆延政從子也朱文進之滅王氏二人以疎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　十二月癸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鍔將之攻泉州鉦鼓相聞五百里殷主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

諒執廷鍔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
朱文進遣子弟為質於吳越以求救初唐翰林待詔臧
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為賈人習福建山
川為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請用兵擊王延政國
人多以為不可唐主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循行境上
覘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
屯都虞候邊鎬為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從文徽
伐殷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聞泉漳汀三州皆降於殷

殷將張漢真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文徽懼退保建陽

臧循屯邵武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

之　閏月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

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

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於殷丁酉福州南廊承

吉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

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重遇

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槊直前

剌重遇殺之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二年春正月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為鎮遏使將兵衛之林仁翰至福州閩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

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　二月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為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都監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

兵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台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為元從指揮使十五年不遷職閩主曦之世叛犇建州閩主延政以為將及朱文進弒曦復叛犇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清浦

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犇福州爲曦晝策取建州曦以爲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與繼珣説黄仁諷曰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況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爲衆所

重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膝真天子也相與迎之三月巳亥立以為帝解去衲衣被以衮冕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於晉延政聞之族黄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夏四月閩張漢真至福州攻其東關黄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真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畧但於殿上噀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巳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尊為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巖明

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黄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為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儕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托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丁巳李仁達大閲

戰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剌殺巖明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奏表稱藩於唐亦遣使入貢於晉并殺巖明之父唐以仁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義編之屬籍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　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許文稹敗唐兵於汀州執其將時厚卿　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於隘盡殺之死者八

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為食唐邊鎬拔鐔州查文徽之黨
魏岑馮延巳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踊躍贊成之徵求供
億府庫為之耗竭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遣使奉
表稱臣於吳越請為附庸以求救　八月唐兵圍建
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
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
丁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
延政降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衆犇泉州初唐兵之來

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歛爭伐木開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　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勲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冬十月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為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寛簡建人遂安

三年春三月唐泉州刺史王繼勲致書修好於威武節

度使李弘義弘義以泉州故隷威武軍怨其抗禮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　泉州郡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乃廢繼勳歸私第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於唐唐主以從效為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為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稹為蘄州刺史　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

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弘義唐主乃拜弘義母妻皆為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為福州宣諭使厚賜弘義金帛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踈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　秋八月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劒州恥無功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朝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延魯先遺弘義書諭以禍福弘義

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舟師拒之覺以劔州刺史陳誨為緣江戰棹指揮使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薄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候官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為東南面都招討使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為東面監軍使延魯為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

二城　九月李弘義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更名弘達奉表請命於晉甲午以弘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　辛丑福州排陣使馬捷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義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　冬十月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劒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

州唐主以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為南州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至錢塘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救惟内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為當救弘佐曰脣亡齒寒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君但樂飽食安坐邪壬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州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

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惲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弘佐命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元仔倡之子也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禄賜其弟弓内都虞候弘億諌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犂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禄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

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十一月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罾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内外斷絶城中益危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倔彊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為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

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府庫所耗者半其能久乎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三月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簀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簀不得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恃此救也令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

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塘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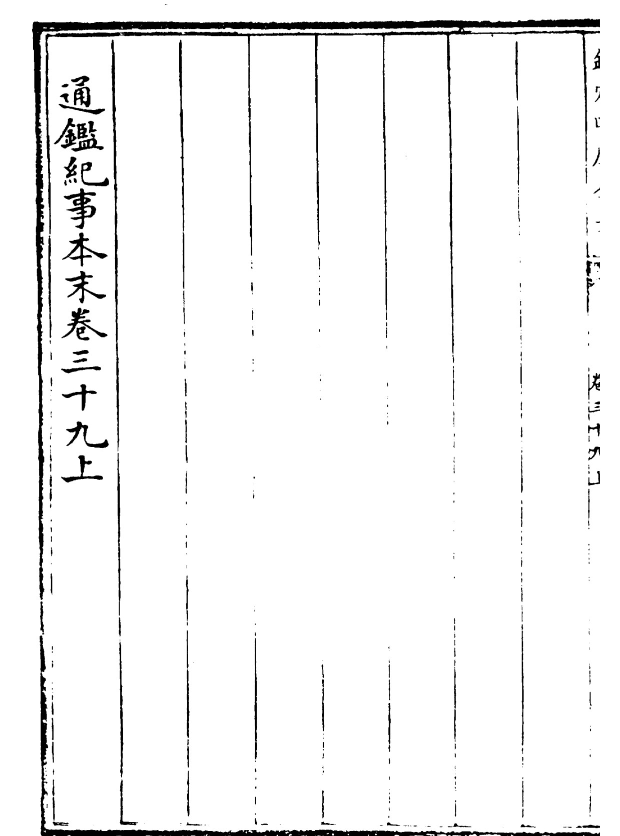
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為仇敵南接嶺海瘴癘之鄉地險土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　張筠余安皆還錢塘吳越王弘

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夏四月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己魏岑曰陛下踐阼以來所信任者延己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己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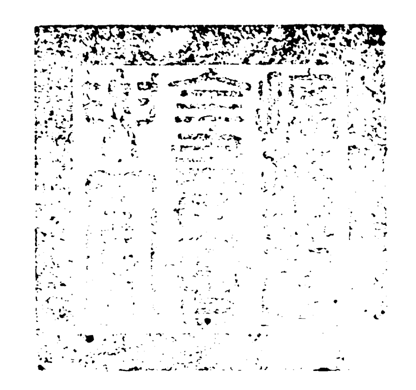
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彼前則我却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帋藏取與繫岑一言唐主以文蔚所言為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上表待罪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巳為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埸有生事者矣

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弟少保貶魏岑為太子洗馬韓熙載屢言宋齊丘黨與必為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參軍　秋七月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自詣錢塘見吳越王弘倧弘倧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贇既而孺贇悔懼以金筍二十株及雜寶賂内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為之請弘倧從之　冬十二月威武節度使李

孺贇與吳越戍將鮑修讓不協謀襲殺修讓復以福州降唐修讓覺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殺孺贇夷其族　己酉鮑修讓傳李孺贇首至錢塘吳越王弘倧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　是歲唐主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為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王　淦